

迎接新千年 开创新世纪

天石花小集



方镇衡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天石心花小集

方镇衡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石心花小集 / 方镇衡著.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0.2

ISBN 7-5059-3268-3

I.天… II.方… III.诗 集—中国—当代 IV.I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397670 号

方镇衡 著

责任编辑: 王军 谷之文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北京振兴印刷厂印刷 责任印制: 胡元义

*

200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字数: 158 千字 印数: 1-1000 册

*

ISBN7-5059-3268-3/I.24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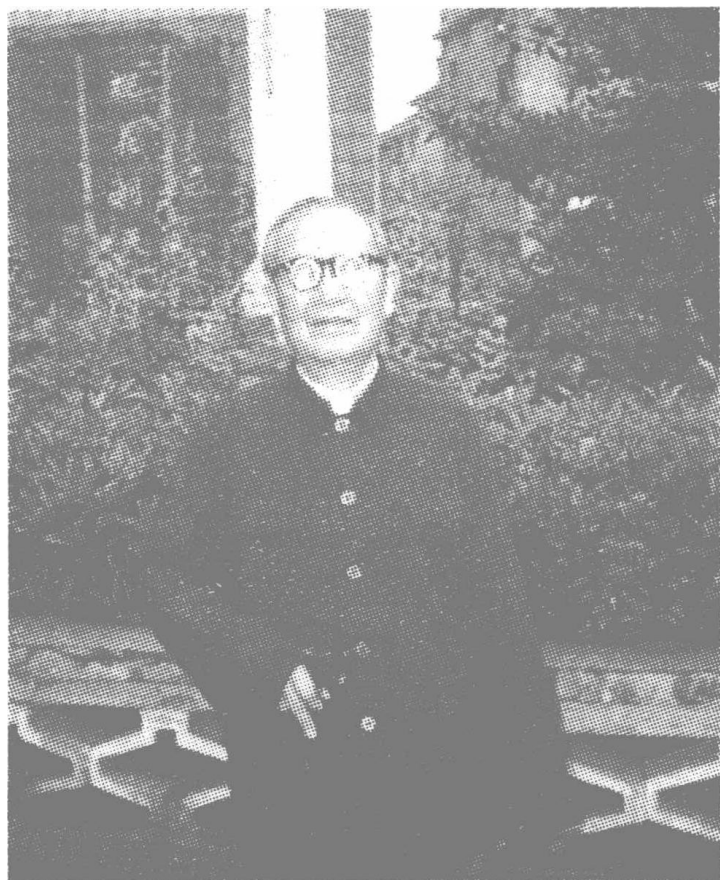
定价: 17.80 元

(全辑: 260.00 元)

一束心花迎來

和平幸福 國泰民安

事業興隆 家庭美滿



作 者

作者简介

方镇衡，字维岳，笔名天石生，湖南益阳人，1921年7月生。少年时习中医，行医农村，后又从事小学教育。1946年考入湖南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后先后任教于益阳师范、益阳县中、益阳市三中、一中、湖南师范学院、常德师专，一九七九年于益阳市一中退休。平时除诗词之外，爱好经济、地理，研究农田水利建设、建筑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设计圆孔型混凝土预制板，对水利多所论著。先后参加岳麓诗社、会龙诗社，现为毛泽东战法研究会会员、中华诗词学会会员、湖南诗协会员、益阳诗协会员、益阳基督教会会员。诗词入选集作品四十余首，所著编有《天石心花小集》。

《天石心花小集》序

聂季松

我与方镇衡老师相识，是一九七八年的事。那年秋，我从部队来到益阳市一中工作，正好方老到安化山乡一带为校办工厂收购原料锯末去了。见面时，他风尘仆仆，布衣草帽，晒得很黑的脸上戴着一幅深度眼镜，粗拙的外表遮不住内在的文雅。他告诉我，锯末这东西本不是什么商品，货主并不爱惜，但要挨家挨户去收，才能买到。言谈中，我发觉方老兴致很好，但身体状况和视力均不佳。想他一路爬山涉水，行程几百公里，真不知是怎么走过来的，便和同事们商量，把他留在了教导处。在一中，我听了不少关于方老的故事，如研制太阳灶、研究南方水利等等，有人说他有点迂，有人说他精神可嘉，而较少有人提到他的诗。这大概是因为那时有诗没敢拿出来缘故。一天，可能是因为看了我在墙报上写了几首诗的原因吧，他拿出自己的一些诗给我看。拜读之后，我才知道，他不仅是一位资深望重的语文老师，而且是一位造诣颇深的诗人。于是，我也把自己的一些诗稿拿出来请方老指教。我们谈得很投机。这使我很高兴，在这人生地不熟之处，终于有了一位诗友和师长。当时写诗，大都是些标语口号，真正写生活、写性情，

还心有余悸。在我们的带动下，一中的墙报上出现了一小块诗词园地。

这年十二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了，拨乱反正全面开始，过去的冤假错案都得到平反、昭雪。“反右”和“文革”时整的材料都清理出来，本人写的发还本人，组织写的，当面付之一炬。我出于加深对同志的了解，知道他们是怎样被蒙冤的，把将要发还的材料大都看了一遍。其中，方老的一份材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他在五十年代给国务院写的一份建议书。书中提出了在农村建立一种社会模式的设想。附在这份建议书前面的是国务院给方老的回信，大意是简要介绍当时党在农村的方针、政策，对方老关心国家大事的精神给予了鼓励，并说欢迎方老今后多提建议。后来我知道，就是这份材料给方老带来了很大麻烦。当时我想，这个材料，国务院有明文批复，并无半点责备之意，只有鼓励之词，为什么会造成相反的结果呢？这印证了群众所说的，有一批什么都不懂，但却左得出奇的歪嘴和尚把经给念歪了。

正当方老欢欣鼓舞，迎接新生活开始的时候，一纸通知，方老提前退休了。他的家眷不在学校，于是他回到了农村。方老对此十分坦然，好像是早就预料到了似的。他说他喜欢田园生活。以后来校，总是滔滔不绝地说起他锄园种菜的事，而我听了则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一九七九年十月，方老写了一首赏芙蓉的诗给我：

秋风万里送春来，一树芙蓉带露开。

碧叶重重翻玉浪，红霞朵朵驻瑶台。

闲庭频引群雏过，静宇应招孤雁回。

独酌岂忘陶靖节，东篱西院两徘徊。

他在诗中虽然也流露一丝孤雁之感，但总的表现淡泊、闲适，而且兴致勃勃地举酒欣赏带露的芙蓉。他越是这样，我作为一校的负责人，就越思绪万千，当即和了一首：

晴和应是小阳来，唤取芙蓉一日开。

佳句酿成还对酒，西风乍起好登台。

千箱积实堪称慰，十里交通任往回。

新筑竣工疑不远，桃仑风月足徘徊。

除了精神上的安慰外，我想给方老解决点实际问题，就是等已断水的校办公楼竣工后，从腾出的房子中安排一间给方老，把他接回学校住。这就是末二句的意思。但由于我不久后调动了工作，这个许诺落空了。

大概到了一九九七年，听说方老早已搬进一中，便去看他。他住在那座旧统字楼里，显得老了许多，眼睛已近失明，但精神很好。那时许多教师已住进了高级教师公寓，但方老对自己的住处依然很满意。寒暄之后，他拿出近年来的科研心得——一篇论洞庭水利的长篇论著给我看。我当时想，方老大概已忘了给国务院上书的教训。一个眼近失明、足不出户、又是学文的人，怎么又搞起水利研究来了？待我带回家仔细一看，我敬佩地折服了。他不仅高瞻远瞩地、科学地提出了在长江中上游及各支流层层植树，搞好水土保持，层层建设中小水库以调节洪水、发电利民外，还对西起津市，东致荆江门这一纵横交错的水网地带的疏凿，提出了精细详尽

的建议。特别使我惊讶的是，他对各水的走向、水位差、危险地段等等都了如指掌。这对一个年逾古稀、视力只有零点零几的老人来说，要付出多少辛勤代价，一般人是不知道的。原来，他除了早年的地理知识基础之外，资料来源一是听广播，二是要家人找资料并给他读。写字常常叠在一起，后来索性自己口授，家人记录。这样经过几多寒暑，才有了洋洋数万言的论文。总算有慧眼识珠，他的论文得到了省有关部门的充分肯定，被评为优秀论文，这个荣誉对方老来说当之无愧。我还知道方老还为黄河中下游的治理写过文章，受到前水利部钱正英部长的重视，曾派员垂问。方老以其垂暮之年、残疾之身、勉强果腹之养，尚念念不忘民生的疾苦、国家的兴旺，孜孜不倦地默默奉献，真可以称得是鞠躬尽瘁了。那些吃着国家俸禄、挥霍国家资财，却尸位素餐的人，对此应该感到羞愧。

方老诗如其人。它朴实无华、温良敦厚，至情至性，时刻关心的是国家民众，反映了一位老知识分子的博大胸怀与拳拳赤子之心。读了他的诗，不仅可了解他坎坷的一生，也可以看出他光彩夺目的一生。如果说前面引用的芙蓉诗已反映出他淡泊的志向的话，那么他在逆境中写的一些诗更感人肺腑。如《教学散吟》中的“树蕙滋兰惭艺浅，吟风弄月怯风流。平生壮志售何许，午夜还看山海图。”他没有埋怨怀才不遇，而是责自己“艺浅”，不为壮志不售而愤懑沉沦，反是“午夜还看山海图”。多么崇高的品德！在被打入牛棚的最艰难日子里，他依然乐观向上。如挑塘泥种茶诗：

“……

许将春色添茶圃，甘使冬霜入发丛。

热气腾腾头上汗，灰尘滚滚脚跟风。

寒村日落牛棚亮，山月依人见笑容。

有的人把牛棚形容为地狱，把劳动看作是酷刑，方老的感情与此有天壤之别。

诗的好坏，首在诗格，诗格不高，即使满篇锦词丽句，也不能入流。我国历来论诗者都强调雍容、大度、蕴藉。方诗应该是属于这一范畴。

方老诗集付梓，要我写几句话，我却较多地介绍了方老的为人，对诗是挂一漏万。我觉得方老是我敬重的一位长者，把我知道的方老介绍给大家是我的责任。至于诗，大家可以去细品。暇日晴窗，展卷以读，你会感到是饮了一杯极品湘茶碧螺春一样清心解渴。不信请试试。

2000年4月22日于益阳市司法局

自序

新千年、新世纪已经来临，我也是年届八十了，岁月蹉跎，垂垂就老，人生道上扑扑风尘，事业何成，也应作个小结。回顾过去，也可策励后来，老当益壮，宁知白首之心，人们不会笑我太痴了吧！

小结从何作起，回顾坎坷一生，自幼即失恃怙，中学刚读两年即奉祖父之命学医，业成行医农村两年，大概是由于上帝的安排，转业走上教育岗位，教了三年小学。由于自己上进心与立志为民思想的驱策，经过艰苦自学，竟又复学，插高中一年毕业，考入湖南大学中国文学系。我患先天性高度近视，本只适合文史类科系，可我却选了湖大这个文、法、理、工四院具全的综合性大学。学文之外，对政治、经济、地理、气象、土木、水利都有兴趣，都加涉猎，加上原有的医术，常为一些师友治病，同学们尊称我为“Doctor”（博士），也有人呼为杂家，所学驳杂是实，称家则不敢当。由于我的为学不专，以后就吃了不少苦头，花了精力、心血，赔了钱财不说，还遭受诽议，受到打击。杂学而无所成，本是情理之常，我早已知道，这一点我并不后悔，我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中颠来倒去，经受的艰苦，我也甘之如饴，只要我做的事对社会、对国家有益，我就心满意足了。我为人民、为社会做了事，花了心血，付出了代价，

除了应有的工资外别无奢求，只希望得到人们的了解、理解，给予一个公正的评价。可是，如今我已八十岁了，人们还是不了解我，或视我为狂，为愚，为多管闲事、自作聪明，什么帽子都可安上，人家要那么说，我有什么办法呢？倒是我家里的人了解我，批评我，说我为傻、为呆。的确不错，我是一块天生的岩石，形体不是太方正，就是棱角太多，一点也不圆滑，丢在哪里就老呆在哪里，从不让路，就不免踢伤别人的脚，碍人手脚，惹人生气来火。我后半辈子就是这样幅图景，搞业余科研与领导顶撞，以致文化革命中受批斗。退休后又不安分，管闲事，遭人忌恨，是孙悟空大闹天宫，到头来落得个八卦炉里受煎熬，五指山下受困。

话说回来，世纪之交、去旧迎新，总得总结一下，一贫如洗，两袖清风，总结些什么呢？行不离行，学文学的就只好从平日写的文字中来寻找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一块石头落在地上也要发出点响声，甚至绽出些火花来，收集这些声音、火花，对评价一块岩石也是必要的。于是，我要我的儿女们帮助收集、整理我平日写的诗词四百来首，论文中有现实意义的六篇，编为一个集子，姑称为“天石心花小集”，既可作为自己反省之资，也可供后来者借镜。诗文中一定存在许多缺漏与不妥之处，希望读者诸君批评指正，以便修改。

我自幼学诗，只会记诵，不会写作，偶然编凑几句，并不成诗，这是由于缺乏生活、缺乏思想的原故。现存有关童年生活的诗，是中年以后回忆之作，我正式有意写作是从 1942 年冬才开始的。那时，我在益阳县白乐

乡中心小学教书，抽闲写了几首诗，却不会修改。听说湖南有名的诗家、书法家柳敏泉先生在益阳县府作幕僚，便拜门求教，得其指点与鼓励，以后便大有长进。

《寒鸦》诗与《资水吟》便是当时写作的，《烽火行》也是由当时写的《离乱行》与《铁翼歌》两诗合并修改成的。涓涓之流终成江海，我要感谢这位南社老诗人的启发之功。

我的诗的长进，最得力的还是在湖大读书时从刘腴深（天隐）教授学杜诗。天隐师也是南社诗人，名盛当时。他讲授杜诗，列选名篇、抉其内涵、明其诗法、并旁及中唐各名家，较其异同。我写诗能深入现实而又发于性情，讲求辞藻，而不过于雕琢，实由于天隐师教导之功。

1947年，我参加了麓山诗社，忝列于一些名家诗人之后。诗作载入诗社诗集中，也有刊于报纸副刊的，不过数量很少。因为抗战胜利，很快转入解放战争，我们青年学生投身革命高潮之中，忙于学习马列主义，搞学生运动，根本无心作诗，到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一样是无心作诗。反右运动中、文化大革命中，有同事因写诗而遭到批判、斗争。为了不引起麻烦，教师中相戒不写诗。我也受影响，所以从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中，我作诗可说完全是一段空白。在会龙山劳动时，无聊中也私下写几首诗，但极其保密，不敢示人。到一九七五年往安化筛锯末屑时才大胆写了几首为机油滤芯备料筛锯末的即兴诗寄回学校，幸运没有引起麻烦，当时的谢明浩校长还鼓励了我，以后，我便大胆写诗。1978年，

聂季松同志任党支部书记，他自己写诗，对我作诗多加鼓励，又更引起了我的积极性。

我从生活中取题材作诗，也以时事为题作诗，不过，那时思想解放中破格律，不顾旧韵。退休后，参加会龙诗社，一些老诗人主张严守旧韵，我只得服从。学芭蕾舞有一些高难度动作，这话有理，我以后就按平水韵作诗。宋人相邻韵通押，我当然采用。至于古体歌行，那我不受约束了，我不愿把各诗体都加上镣铐，限制人的思想，使年轻一代望而止步，不敢进诗苑的大门。

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我自己也不知道写了多少诗，我原未打算编集子，同先代那些大诗家一样，所作都未记上年月，新稿、原稿、修订过的混作一团。到一九九九年春节与台北三弟玉衡相聚于广州，他敦促我编印一本集子，在八十寿辰时分送亲友。这时，我感到棘手，次子守义不顾麻烦，将我那一堆稿子拿来整理，略加分类，逐题誊写，始见眉目。但欲按年代编排始终做不到，因为诗作事实发生年代与写作年代是不一致的，有的是追忆、回忆，有的一首诗先后时间拉长好几年，所以，最后只能灵活处理。应时之作，如节日庆祝一类的就按时间顺序编排，或从目前追溯以往，或从先到后；关于自己生活方面的诗，一般按从少年到老年的时间顺序编排，附加写作年月，其余的诗则从略，除非时间特别紧要的则详记年月。

另外一个问题是各体诗的编排，既按题材内容分类，诗体就不必再分。我将近体诗的五言、七言、律、绝与长短句的词放在一起，各从其宜。独古体歌行置于

一类之首，或一类之尾。在首，或由于有重大意义，如《大海行》；或由于时间在先，如《资水吟》，《茅庐夜雨辞》。其他由于篇幅重，则置于一类之末，免使人头晕，影响其余诗篇的阅读赏析。

我编写这个集子，时间匆促，很不成熟，错误及纰漏很多，敬希诗友们，以及有关领导批评指正，也希望青年朋友提出意见与要求。

在这个集子的编写过程中，承益阳市诗协顾问聂季松作序，并得诗界耆宿姚翁润甫提出修改意见，同堂兄弟方子文老师、市一中同事姜迪璜老师，陈亦芬老师协助校订，在此一并致谢。

我视力损坏，等于是盲人，不能阅读不能执笔，不能单独出外，并无力编印这个集子，以供同好。现在能付梓问世，全靠身边的两个儿子守义、守元抄写整理及与外界联系，也有赖于在外地工作的儿女们的关心与支持，因此，这一集子的成书实是我全家人的努力。在此，我代表全家人向读者诸君致意、问好。

2000年6月于益阳市一中